

【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跛腿乞丐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 / 著
陈来元 胡明 等 / 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

【三】

跛腿乞丐



【荷兰】高罗佩 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A Judge Dee Mystery: The Two Beggars Copyright © 1967 by Robert van Gulik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6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Haina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c)2006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3-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狄公案——跛腿乞丐 / [荷] 高罗佩 著；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12
书名原文：A Judge Dee Mystery: The Two Beggars
ISBN 7-80700-110-0
I. ① 跛... II. ① 高... ② 陈... III. 侦探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58 号

大唐狄公案——跛腿乞丐

作 者：[荷] 高罗佩
译 者：陈来元 胡明 等
责任编辑：黄宪萍
装帧设计：第三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兵
印刷装订：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4.75
字 数：330 千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700-110-0/I·7
定 价：1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狄公画像

貢余因檢故事。凡打捕劍。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眾唯而去。旬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猿至。予驗其形似。皆如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臂長者為猿。其類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烏得謂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為黃。濱去其勢。與囊。即轉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為黃。其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為異事。後知雄化為雌。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眾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鄧指揮家。昔有山子。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

黑毛如指闊一綫。直至齊眉處。有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其有黑毛目項貫脊。又異。然則唐人之詩有云。黃猿領白思亦譯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余州所獲猿。因今上罪貢珍異。故不用。余遂攜野畜之三數年。甚馴。變忽疾作而斃。瘞小橫山側。與熊豕相並。

①⑥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樹。有門子購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提門子之衣。遂為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即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為人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下顧數日。遂餓死。

丁未春荷蒨高羅佩鈞
於東京使署之尊明閣

高羅佩漢字手書



作者 高罗佩

目 录



跛腿乞丐 1

元宵佳节，一个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县衙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塾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的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真假宝剑 17

一场寻常的表演，竟使爱子死于父亲的宝剑之下，到底谁是杀人的真凶？又为何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

玉珠串 37

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浮出大江水面；客店遭遇一伙奇怪的客人；皇上最宠爱的三公主陷入困境……狄公面临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复杂最玄妙的迷案。

红阁子 117

狄公在金山乐苑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查三桩人命案。狄公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的感情纠葛入手寻找答案……

迷宫案 229

丁虎国将军被杀、倪琦谋反、黜陟使留下奇怪的遗嘱、白兰姑娘神秘失踪……这一连串疑案与黜陟使生前建造的迷宫究竟有着什么联系？



跛腿乞丐

陈来元 胡明◎译



正月十五这天，浦阳县街上死了个跛腿乞丐。

正月十五日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浦阳满城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彩灯，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花灯十里，欢声飞扬。通衢市廛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比肩摩踵，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

下午，到县衙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公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头疼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贺客金银市行首林子展拜辞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圞，衙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呈八角，上镶金丝掐花，下垂缨络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生趣。

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得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痒痒。

狄公正待走出衙舍看看，却见洪参军匆匆走进来。

“啊，洪亮，瞧你一副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了。我原应抽空去看看你，只因贺客盈门，脱身不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这里不动，又没甚要紧话说，也磨

蹭了半个时辰。”

洪参军道：“衙里亦没什么大事，司吏杂役都惦记着夜里的家宴，行止恹恹，心不在焉。故我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节。不过，城北却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里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涸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血。那乞丐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听那里甲说，此老乞丐他从未曾见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狄公道：“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甲派人维修加固，只不知这乞丐跌死在河沟的哪一段。”

洪参军答道：“正临林子展先生家后街。老爷，倘使三日后仍无尸亲来认，只得命衙役将尸身焚烧了。”

狄公点头同意，又叮嘱道：“洪亮，今夜家宴，你须及早赶到，莫要迟了。”

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回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道警戒布置事宜，随后便到。今夜元宵节，成千上万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尤需提防歹人乘机犯科作奸，兴肇事端。

狄公送走洪参军，转出衙舍，刚待穿花园去内邸，猛见对面影壁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的长袍飘飘然，随风拂动，拄着一根瘦筇杖一拐一瘸向他蹒跚而来。狄公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全身铅一般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公照面，却倏忽一转，飘去花园竹篁深处，不见了踪影。

狄公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乃高声大叫：“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

花园内一片阒寂，夜风过处，竹叶瑟瑟。狄公壮大了胆，走近竹篁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公幡然憬悟：必

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

狄公镇定住了自己，心中不觉纳罕。他虽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得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魂灵飘逸而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申冤雪仇。

他转思愈疑，心中愈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急步径奔内衙书斋。

洪参军独个儿在书斋秉烛勾批巡丁簿册，抬头见狄公仓促赶到，不由惊奇。

狄公漫不经心地道：“洪亮，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

洪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狄公出书斋转到衙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上面盖着一片芦席。

狄公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擎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去约在五十上下，皱纹凹陷很深，但脸廓却棱棱有骨势，两片薄薄的嘴唇上还蓄着整齐的短须，不像一般粗俗下流人物。狄公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态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接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

“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公断言。

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筇杖：“老爷，他身子甚高，走路时便用这竹杖支撑着，这竹杖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

狄公想抬抬死者的臂膊，却已僵硬。他又细细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十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

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使背脊朝上。狄公仔



狄公查看死去的老乞丐

细检看他脑勺上的伤裂处，又用绢帕在伤裂口轻轻拭了，移近烛光细看。

“洪亮，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

洪参军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狄公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见他脚掌白净，细柔滑腻，更无胼胝，说道：“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了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

洪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胡子。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的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了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勺系被何物击破？”

狄公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里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

洪参军猛悟道：“正有一个。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后两天没有回馆了。”

狄公一怔：“真有此事？如何他适才在衙舍坐了半日却不曾说起？洪亮，快与我备轿！再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她们稍稍等一晌。”

洪亮深知狄公脾性，不敢违抗，只得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狄公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相的脸面，口里喃喃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官轿抬到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公下了轿。林子展闻报，下酒席匆匆来到前院拜迎，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气。

狄公道：“败了林先生酒兴。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

文轩先生回府了没有？”

林子展答道：“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尚未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林先生可否告诉本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狄老爷，王先生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

“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天晓得！在下对家中庶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

狄公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正好为两个幼孙开蒙。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授课教训且是有方，一年来两个幼孙蒙益匪浅。”

“王文轩从京师来浦阳坐馆，可携带宅眷？”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昔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要问这些事，我可以唤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得多些。”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兢兢不敢抬头正觑。

狄公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浦阳有无家小？”

管家答：“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知心朋友。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绝少言及私事。平昔总见他独个儿锁在房里读书写字，偶尔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难道亦不见他有书信往来？”狄公又问。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未见有人来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

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拐一瘸地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还做过官。他说话文绉绉的，之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也偶尔发些感慨。啊！记起来了！一次，小人问他为何挣得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他仰天道：‘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老爷，你听这话多有趣。从那日寥寥几句言谈中小人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那夫人十分忌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到这穷困不堪的地步，便不很清楚了。”

林子展在一边只感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公，又看看管家。管家知觉，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

狄公温颜对管家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的眼皮底下，真的一点儿行迹都不知道么？”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头，小声答道：“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曾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小人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听小姐说，她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狄公厉声对林子展道：“适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林子展答：“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闺训，如今她已下嫁三个月了。”

狄公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视。林子展站起待欲跟随，狄公道：“林先生且在这里暂候片刻。”

管家引狄公穿廊绕舍，曲折来到林邸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开了房门，擎起蜡烛，请狄公进去。

房内陈设十分简陋：一张书桌，一张靠椅，一个书架，一